

御世仁風卷之二

明方城金 忠敏恕纂輯

古雄王 安允逸校訂

益津張文元郁懷 全閱

金臺王體乾惟貞

任賢

敬士致賢

威王寶臣

代有人賢

舉火用賢

民牧無良

思悼弼臣

嘉尚良吏

予奪

爵賞無濫

功敘無私

謚贈勸懲

賞賢罰惡

去佞

燭讒去佞

讒譖蔽明

權奸愚昧

直言邪妄

重民

貴安邦本

聖主重民

穀民為瑞

愛民無害

文事

兒孫馬牛

武備

用兵治要

臣道

憂勤時念

恐負官常

輔正脩齊

恪脩厥職

引疾喻政

良吏親農

儒吏一致

賢宦

內弼忠賢

賢宦忠義

諷諫

縱惠殃民

五默論政

規君黷武



却賜獻規

庶寶百姓

務德

才德要論

選舉賢能

刑賞貴平

德薄致疾

崇儉

侈慢恙身

節儉是寶

節儉敦朴

儉德隆長

崇儉寶箴

用材

能用其材

將材入豆

才達品宜

禮讓

禮貴身脩

重農

農為政本

富國以農

國本民耕

珍惜民天

好生

憫恤物類

存仁益福

仁愛

刑本愛民

密法陷民

備豫恤民

謙恭



謙畏無驕

傲物招殃

警貪

錢為神物

錢知神愚

婚義垂風

盜不可聽

釋警貪風

達觀

益過生怨

擔當了悟

攘攘勞生

恬退鮮知

齊桓公受命於天，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不至，有東野罷人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云：臣聞主君設慶於以待立期年而不至者，蓋君天下之君也。可之士皆以自論而不以君故不至也。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杜公曰：善。因禮之期，可四方之士相慕。





敬二致賢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取城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為臣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誠博選中國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之朝其賢臣天下之上必輻輳而趨於燕矣

唐類函

史太祖時錢 飯來朝進寶帶上白月有三條帶身  
笑曰休可一條惠民一條五丈河一條做大愧版 秘 同做請宣示





威王寶臣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十枚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齊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大王寶相  
 異吾有檀子者守城南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守高唐  
 趙人不敢漁於河有黔夫者守徐州燕趙從而徙者七十  
 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道不拾遺吾寶四人者可照千  
 里豈特十二乘哉寡人猶以為未也懼齊人之佻詐蕩利  
 殘侈寶之以信禮仁儉此寡人傳寶之大者吾恐大王之  
 照十二乘不照大王八尺榻而照四鄰之寇也觀者為大  
 王寒心惠王聞之慚且懼投珠於汾水不敢言寶

古今名論

周時楊回曰趙簡子曰臣聞三逐事  
 之絕食而跪而行左右諫曰古鄉三逐是  
 上也君無見焉簡主曰夫美也者說婦之  
 直之士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用以為相  
 治國大治說苑





代有人賢

夫人才之在天下猶木之藏於山珠之藏於淵也大者爲  
 楹小者爲楠工師之採於山者未見其有窮明月之珠夜  
 光之寶漁人之得於淵者未見其有匱人君之用才也亦  
 然善用者起而求之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  
 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  
 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爲後世無復有此等人  
 物不知漢之所用卽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卽隋之所遺何  
 前之無而後之有耶惟上之人何如耳如或進退隨愛憎  
 惟  
 胗同異是猶捨繩墨而意者曲直必不能得矣

楊

宋源京爲中丞上疏論王安石更張半當累數千言安石  
 指爲邪說請黜之神宗不聽亟用爲參知政事

通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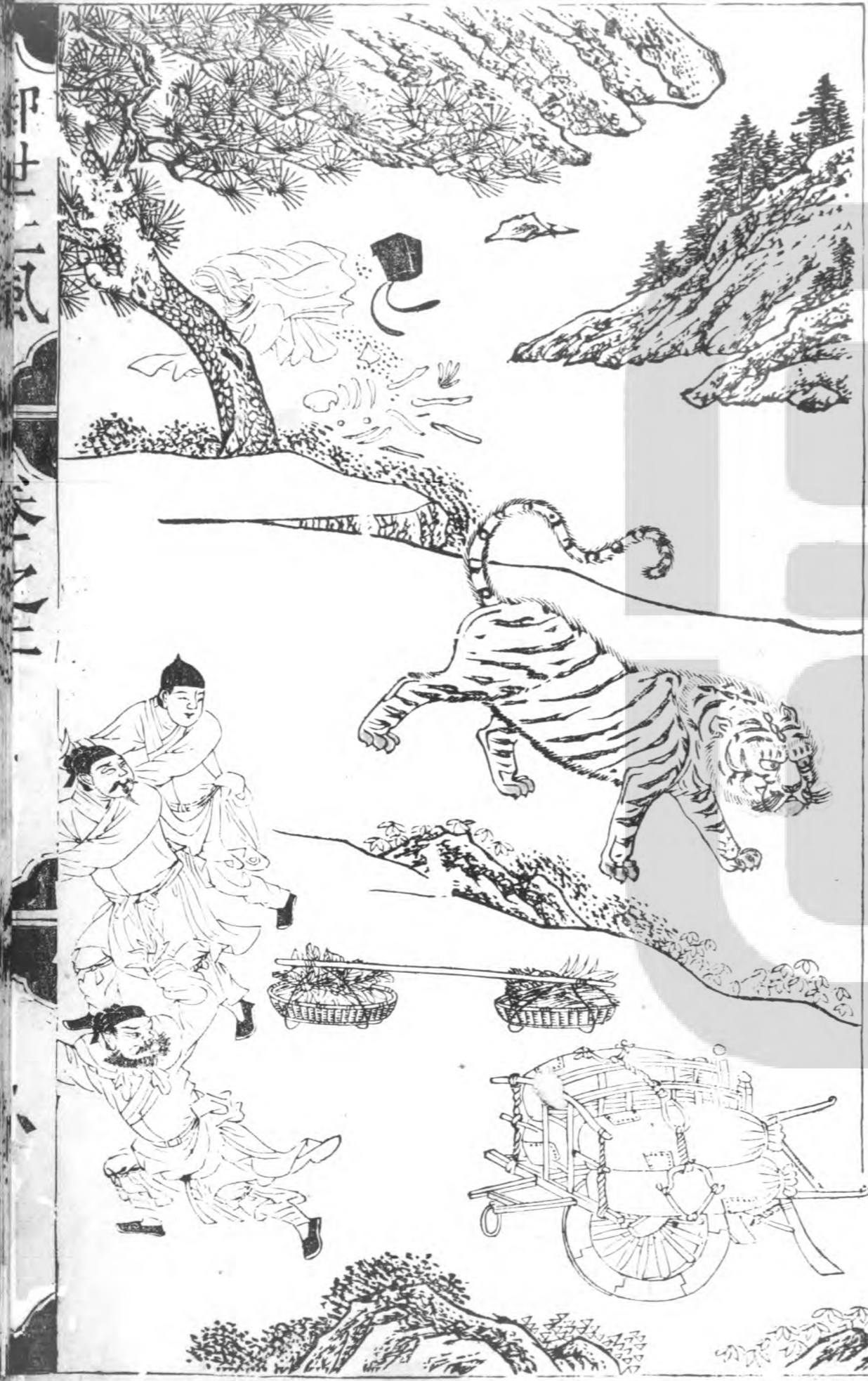




舉火用賢

宰戚見說齊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  
 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還  
 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  
 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於是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蓋英雄  
 豪傑之流多不謹細行或為鄉曲所非笑而其曾中固隱  
 然自負以霸王之畧惟明君聖主諒之於形跡之外拔之  
 於儔伍之中斯足以展其奇若拘拘然察其小節遺其大  
 畧則所得者不過曲謹之士耳何足以有為哉 養正圖

漢封邑為宣城太守居官貪暴殘虐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諺云無作  
 封侯若生不能治民反食民今之牧民者不知撫養存恤食民脂膏與  
 虎何異 山堂肆考





民牧無良

夫守令親民之官最為緊要使天下守令得人太平即此而在國初猶重此官進士往往為簿丞乃今州縣正官皆以初仕者為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畧漫無考證即授以民社待其敗事然後去之而民已受其毒矣是不以官治民而以民試官也且俗重甲科其非出諸甲科者禮待既輕前路又狹既多隳沮而所謂甲科又多輕薄視民如草菅任情殘虐其間有稱善宦者不過飾虛文以媚上為急政以徇名勉時套以規進取而實政之及民鮮矣欲天下之太平奚可得乎

甲玄子本語

趙簡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而泣曰昔周舍云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過是以寡人泣也 左傳





忠悼弼臣

唐太宗貞觀四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薨帝詔虞世南曰  
 朕與如晦君臣之義不幸物化追念勳舊痛悼於懷卿體  
 吾意為製碑文也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  
 遣使置之靈坐焉後賜房玄齡黃銀帶因謂玄齡曰如悔  
 與公同輔朕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泫然下泣以黃銀辟惡  
 恐為鬼神所畏令易金帶遣玄齡親送靈所其後帝夢見  
 如晦言論若生平及旦告玄齡等以夢中見如晦景像言  
 畢歔歔侍衛莫不掩涕因遣送御食以祭焉如晦亡日帝  
 復尚書官至第慰妻子其始終恩遇前此未有也

册府元龜



宋李穀在周世祖時掌轉運時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故宋太祖開國之初  
 倚以為相是歲淮楊吏民數千詣闕請為穀立生祠以報循良勳德太祖許之 宋史



嘉尚良吏

國朝太祖十八年州縣父老詣闕言縣官善政當畱任太祖賜勅獎加衣幣侍臣云厚待至矣太祖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亂法蠹政厲民靡所不至遂至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拊循百姓愛養斯民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愛民者民豈得不愛而畱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讐惟恐其去不速豈肯畱也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皇明寶訓

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綱目





爵賞無濫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  
 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頓有為而頓笑  
 有為而笑今袴豈特頓笑哉丘濬云人君之爵賞所以為  
 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  
 視之得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  
 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況爵祿乎有天下之大者烏可輕  
 以先王之爵祿而濫予乎人哉故劉元城曰人主所以鼓  
 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使賞及於有功則人心  
 服否則無所勸矣君人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大學衍義補



漢高祖封功臣以蕭何為鄼侯所食邑獨  
 多諸臣咸不平高祖云諸君知獵乎夫追  
 殺兔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  
 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  
 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通鑿



功敘無私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功賞賚或有未當宜各自言於是淮安王李神通云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於心未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督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先叔父乃國之至親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相謂云陛下至公親無所私吾儕等何敢不安分遂皆悅服

大學衍義補

北魏鄭義為西兗州刺史貪鄙及卒尚書奏諡曰詔曰恭愍定謚激揚清濁晉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論賈克有勞直士謂之荒公依謚法博聞多見日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文靈 通鑑總類









賞賢罰惡

國朝成祖四年天下文武述職者賜勅諭曰人君守成灋以出治人臣遵成灋以輔治上下協和乃臻治效朕自蒞祚以來孳孳惟守太祖成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教誨不能使牧民典兵者各盡其職官無廢事人無失所其間能勤以集事廉以律已仁以恤民公以治軍旅奉職守法無所變易者朕褒賞之其有以怠廢事以貪倍尅以私減公以苛刻厲下亂政壞灋無所顧忌者朕黜罰之豈朕所敢私予奪賞罰一出至公爾等無以善惡為無驗禍福為無稽天有顯道國有常憲爾等必遵無怠下保貞吉

皇明寶訓

呂惠卿有罪建州去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惠卿以行助後均輸之政自同賣手之禍下及鷄豚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箠天下傳誦稱快焉

通鑑





燭讒去佞

國朝太祖與輔臣等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  
 貳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  
 學士吳沉進講云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太祖曰  
 小人巧於悅上恐於賊下國家不幸有之如人蓄毒藥不  
 急去之必為身患沉曰小人中懷姦邪而其所言甚似忠  
 信不可不察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  
 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傳會云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  
 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云是不必為此誠  
 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皇明寶訓

元帝時蕭望之為太傅多所匡正上甚嚮仰之弘恭石顯  
 子傲上書代父言事恭顯等死請望之教子等不敬請逮捕望之不屑就  
 獄自殺帝聞之驚曰曩臣知其不沈獄果然殺五賢傳卻食涕泣召顯等責  
 問皆免忘謝罪遂已

通鑑

目





讒譖蔽明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蝨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者蔽之至如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被讒伏誅高頴有經國大才成潛霸業天下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楊素欺主罔上賊害社稷尋亦覆敗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之端前史云猛獸處山藜藿不採直臣立朝奸邪寤謀朕實望於羣公無隱忠亮魏徵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

貞觀政要

東漢桓帝時梁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凡四方貢獻皆先輸于冀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怒琦曰管仲諷諫之言蕭何乃諍書過之吏令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取禍敗反欲糾士口蔽主聰使鹿馬易形平冀積之未幾而難作收梁冀等族屬無少長皆棄市百姓俱稱慶焉綱目





權奸愚昧

國朝太祖命諸儒檢歷代史書纂殺身權要為類乃知今古不才者往往蹈習其非以致身亡姓滅蓋因聰明至極返復愚昧者也何以故夫奸臣本初布衣之士一旦為君擢用身貴家榮名彰先祖位居一人之下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權窺人主之意包藏禍心舞文弄法肆志跳梁不以人主信任為恩返行乘機愚弄噫禍將有日矣初欲榮父母至是而反累父母本欲榮身因之而反殺身滅姓此古今得罪於人神者無出斯奸臣之愚昧者也故曰昔之奸也玄鬼神鑒即顯餘辜千萬世更磨滅焉

初制木文仁木



晉康帝時元旦與羣臣會設白獸樽於殿上人有獻直言於上者則發此樽飲之酒示不憚也 唐類函



直言邪妄

宋高宗紹興六年地震求直言時陳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云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覽之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色以旌其直

綱目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下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

韓詩外傳







聖主重民

國朝太祖謂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常嘆敬天  
 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  
 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儼日重而恩禮寢  
 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恣  
 肆殘虐泮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  
 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  
 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常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  
 此而已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  
 困窮而國富安者爾等其思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皇明 實訓

唐太宗謂侍臣曰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頗有變對者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街衢鳳凰苑囿何異桀紂人君當至公理天下得萬姓之歡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諸州有祥瑞不必申奏

貞觀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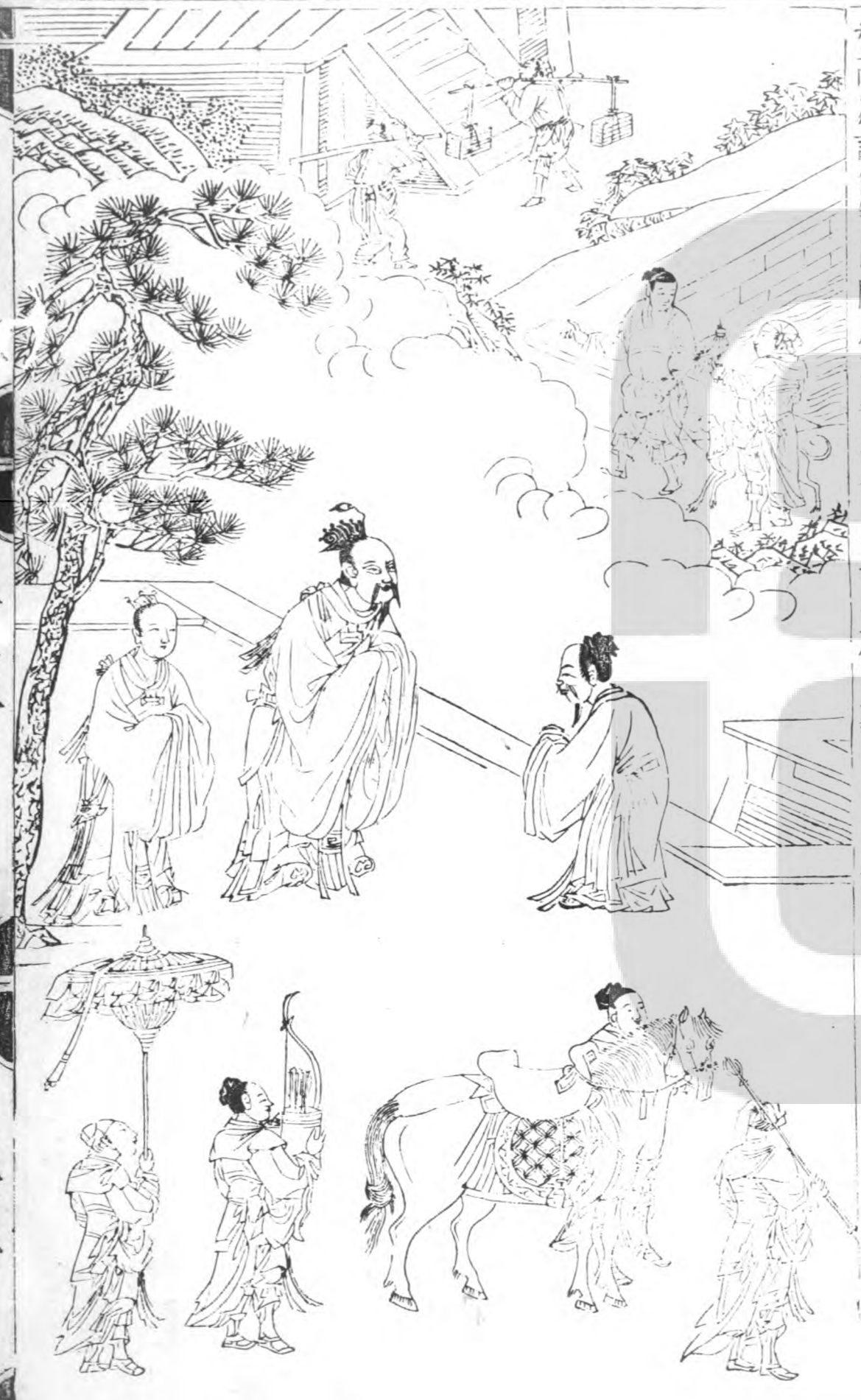


穀民為瑞

國朝太祖丁丑歲淮安等府州各獻麥瑞帝曰朕為民生  
 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  
 人民育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  
 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  
 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  
 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  
 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因災異而脩德斯無損因祥  
 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天人  
 之際惟務脩德以安百姓太平盛世可長居矣

昭代典則

齊景公夏游獵又起大臺晏子諫曰夏春起後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  
 相賢者國成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無樂幸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聞文王不取  
 盤於游畋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思將危社  
 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逝矣景公曰唯唯 太平御覽





愛民無害

越王師入臣與四友時問政令大夫種云愛民而已越王云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古今逸史

朱司馬公云積金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其積金書遺子孫尚不能守讀而况謀人產業其不為牛馬者幾希 古文精粹





兒孫馬牛

上元姚三老貲甲閩右嘗買別墅勞勞亭北投書浦南其中池亭假山皆太湖恠石其藥欄花徑逶迤粧點如畫周遭有老樹壽藤葱蒨映發一日有客王太癡者遊焉畱酌半酣太癡問曰樂哉茲墅翁費幾何三老曰千金太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彼子孫無奈何只得賤售太癡曰翁當効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與人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曰太癡真達者之言哉老特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問奇類林

國朝中山王徐達以大將軍率師北伐元主開北門遁去不戰而克父老壺漿以迎達藉府庫收版圖禁飭軍士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 明政統宗





用兵治要

夫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  
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  
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智運決  
機仁明勇料又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  
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  
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  
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  
道猶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古者以仁爲本以  
義治之是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三二  
四答

宋溫彥博初官時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  
坐久之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  
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 問奇類林





憂勤時念

宋真宗朝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為參政四方奏報祥瑞者公故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為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文正退謂公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其心志不驕則可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於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為然後西北二方羽書日聞或至盱眙食文正歎曰安得企見太平稍得優游乎每胸中鬱鬱則曰文靖文靖蓋服公之遠識也

問奇類林

漢和帝時樂恢為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云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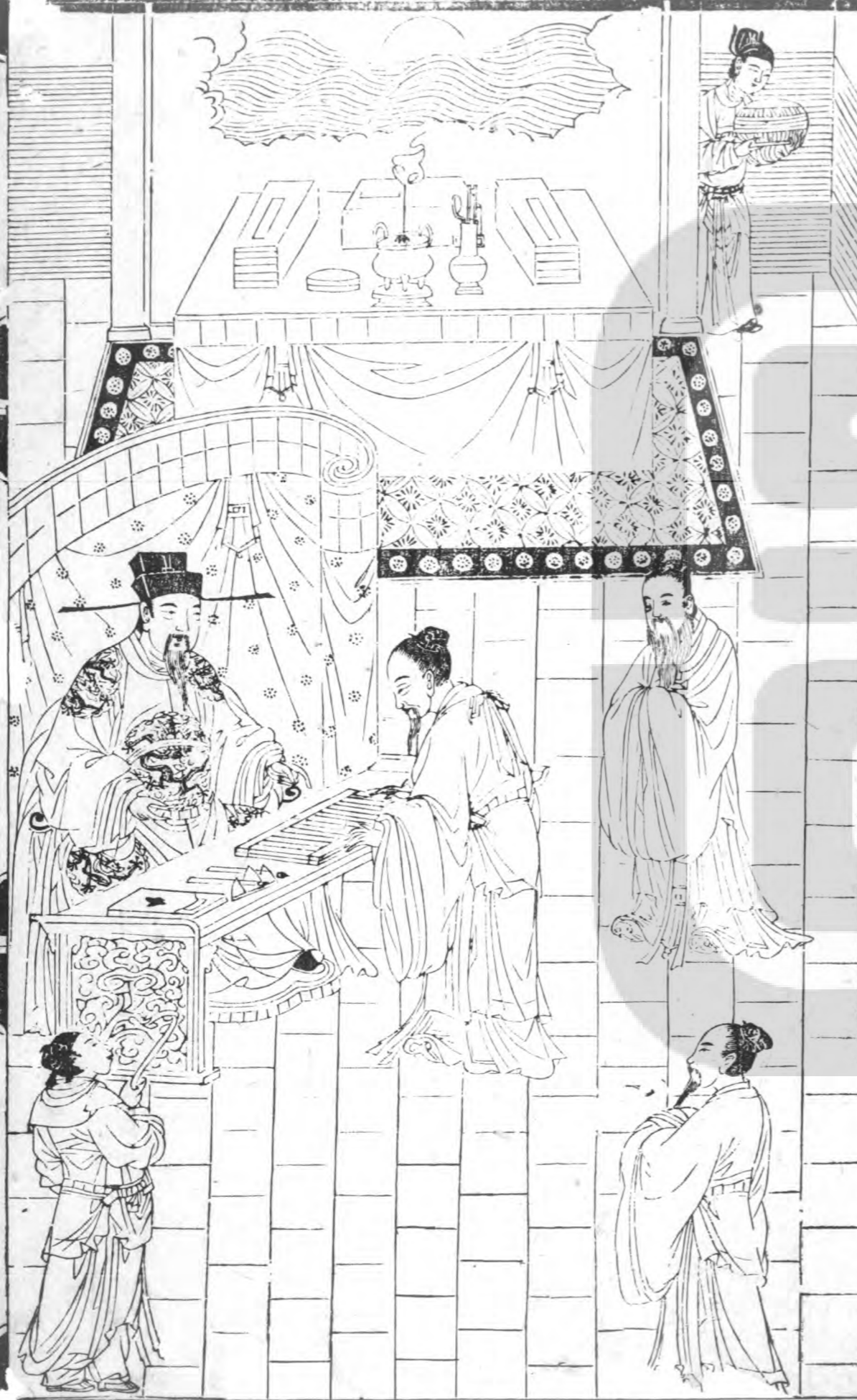


### 恐負官常

國朝成化十九年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大夏居職方其賢聲甚著當時兵部左侍郎缺人中官有薦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一往見之大夏辭謝竟不往吏部又議太僕寺卿處之大夏私謂所知云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云若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之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叅政後遷布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政紀  
纂要

宋理宗寶慶元年程秘進讀三朝寶訓帝曰祖宗以仁立國朕當以仁守之淡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 君鑒





輔正脩齊

國朝世宗六年賜輔臣楊一清等五經四書各一部上諭曰朕惟大臣事君必有道道者載諸簡冊君不知道無以脩身致治而福澤生民臣不知道無以輔君納誨而成就君德卿乃耆德舊人博學宿儒召居政府輔道朕躬贊襄政治展布忠誠沃心之道良有賴焉非學術淵深識見宏遠所弗能也經書各賜卿或朕政事舉動有違於道有乖於理當執此言以告正朕躬聖人脩齊治平之道盡諸典籍朕有罔聞必賴卿善輔導之朕豈敢逸其身心以為無益負皇天及祖宗付托乎惟卿其欽承之故諭

皇明寶訓

宋神宗謂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臣之拜不獨賀陛下之明亦為社稷生靈賀盡忠盡節只臣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輔臣以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方能成天下之務君鑒





恪脩厥職

國朝洪武五年太祖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夫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而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畧不究心由是綱紀廢弛民心日離遂至土崩此皆近事可為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厥職無負國家倚任異日全名青史豈不美

皇明寶訓

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使縱逸必至喪敗

太平御覽





引疾喻政

宋神宗熙寧四年右諫議大夫呂誨以疾求致仕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扈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噫竊祿而位者何目見誨之操如食廁中矣

目綱

漢王丹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常載酒餼詣田間以勞勤者而誨勵其惰者十餘年間其化大洽風俗以焉邑致殷富 萬姓純謹





良吏親農

唐張全義為河南尹經黃巢為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戶四野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乘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勉其勤力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罪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饉遂成富庶焉

齊民要術

唐真西山師長沙邑幸宴湘亭作詩云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今日縣尹不擇民而食能幾何人哉





儒吏一致

夫古者以仁義爲儒以教化爲吏而儒與吏爲一後世以章句爲儒以法律爲吏而儒與吏爲二嗟夫周官九兩曰道與治孔門四科文學政事又曷嘗有異致哉此愚深嘆後人之不古也夫惟儒與吏爲一也詩書禮樂皆潤澤生民之具功名事業亦吾道之緒餘儒道與天地並上之扶天經立人紀次之定社稷安國家曷嘗一日無所待於儒至其列之官爵著之行事居天職而治天民者夫是之謂吏而非有二也烏可以壁間蠹簡爲無用之藏徒與民相處於三尺哉腐儒法吏紛紛擾擾不勝害於天下矣

字作  
文芒

楚管蘇爲內侍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其爵之於朝言不媚乎上禮義有補於君之身心及其政事故賞其正直 賢宦錄





內弼忠賢

漢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每侍暇復  
 優翰墨著小學書有補世用順帝時冀賀清儉忠厚居大  
 長秋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云臣生自草茆  
 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  
 監以見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靈  
 帝時呂強為常侍清忠奉公時列封侯不受上疏云諸侯  
 上象四七下裂茆土高祖立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  
 明勸戒也今曹節等封侯品卑人賤讒諂媚主妬害忠良  
 陰陽乖刺罔不由茲此三人者誠匡時之內弼也

雪航 膚見

唐張承業輔晉王勸課農桑蓄金穀以繕軍旅主藏錢莊宗欲用不  
 得置酒令子戲舞承業贈以帶馬王索錢與之承業曰此錢佐王養  
 戰士不敢為私王索劍曹太夫人聞之召王王悔奉雙厄謝過次日  
 承制授燕國公承業不受璫唐官終身 五代史





賢宦忠義

唐順宗時劉貞亮勸帝立憲宗逐去王叔文之姦黨乃退  
 然自處委政大臣無秋毫侵紊先儒謂功德愈於強輩焉  
 貞亮歷事六朝竭忠盡義寇亂入宮以一身而捍人主之  
 難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欲屠其家以一言而全闔門之  
 命可謂忠義之賢仁人君子之心也嚴遵美惡同列之橫  
 肆專權退隱青城山而享八袞之壽此賢宦者不惟內臣  
 所當凜凡為人臣皆所當凜也漢唐之宦寺其忠謹自持  
 者未嘗不獲其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其禍內臣知  
 此則能全其身全其身則國亦全矣可不念乎

雪航膚見

漢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收殺之東方朔云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

事林彙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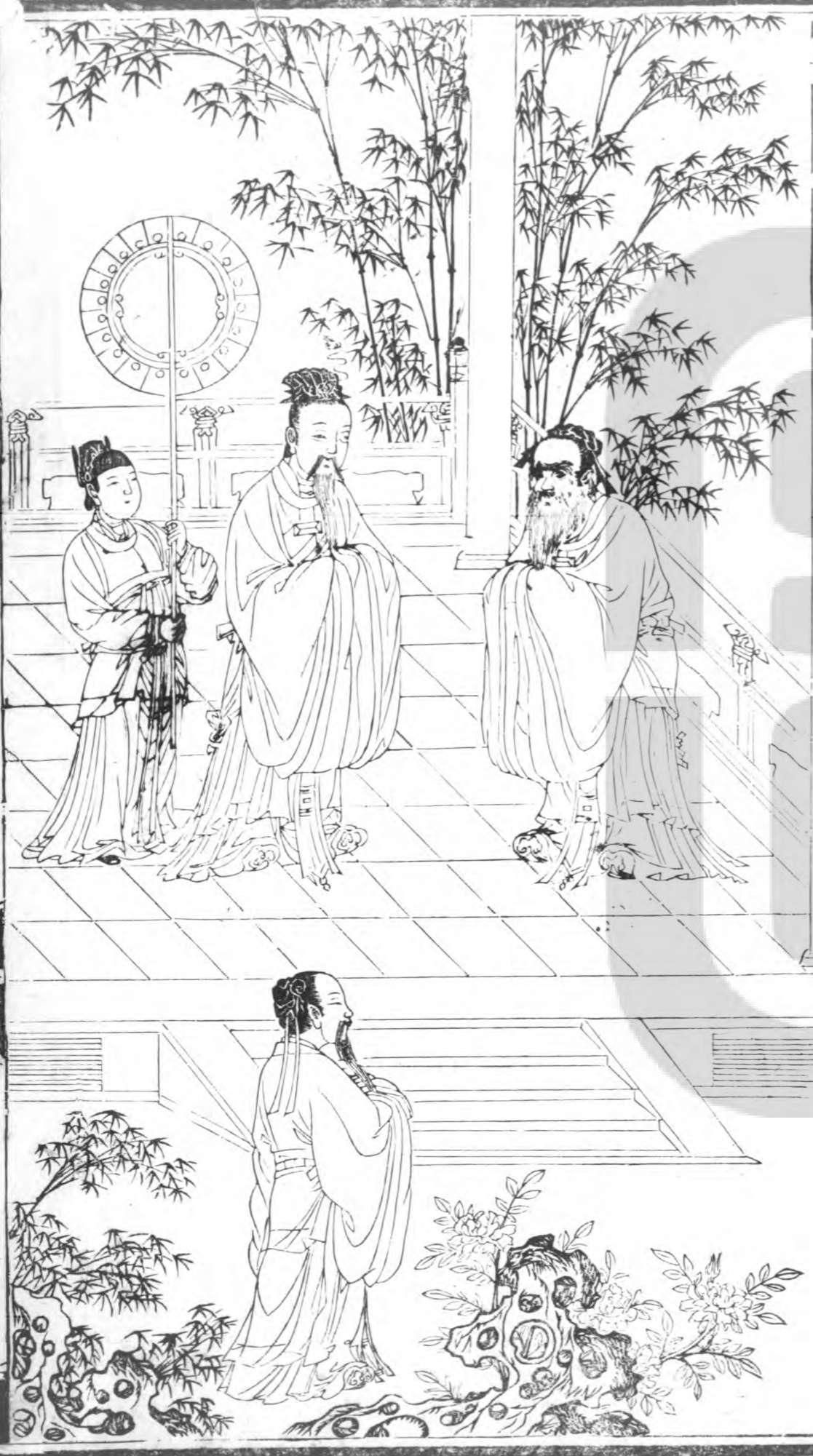


縱鹿殃民

宋青龍時禁地多鹿有詔殺鹿者死併藉其家不告者同  
 罪鹿日蕃息百姓病之是時蜀兵犯境帝問高柔曰安得  
 猛士守西界柔對云臣聞聖王用兵百獸皆可使戰禁地  
 有鹿萬頭何不使之帝笑曰聞有驅虎豹而軍者未聞使  
 鹿也柔曰何但鹿昔衛懿公有乘軒之鶴民不得餘杭稻  
 今天下未一戎馬在郊正宜積穀養民以卒大業而乃縱  
 羣鹿暴犯殘食生苗民離障防勢不敢禦方今滎陽數百  
 里歲畧不收生財者少而鹿所損者多卒有兵戎之役水  
 旱之災何以待之帝悚然更令使民得捕鹿無傷禾稼

魯哀公問曰東益宅不祥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益  
 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  
 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

新序





五默論政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公曰子生無日子之默默也曠對  
 云天下有五默默而臣不得預一焉公曰何謂也曠云羣  
 臣行賄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默  
 默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  
 此二默默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  
 悟此三默默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才用兵嗜欲無  
 厭諂諛在傍而君不悟此四默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  
 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默默也國有五默默  
 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默默何害乎國家哉

太平御覽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亡者何也克云數戰數勝文侯曰戰勝福也其亡何  
 也克云數戰民疲數勝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好戰窮兵未  
 有不亡者也 唐類函





規君黷武

宋范忠宣公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宣公對云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宣公徐對云粗者未精之詞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濇畱意於邊事恐邊陲之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日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脩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於夷狄彼時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侵侮我疆雖有其徒亦不爲之用

自警言編



